



龚鹏程 著

書院 何爲

山東書報出版社

龚鹏程 著

書院何爲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院何为 / 龚鹏程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474-1613-6

I. ①书… II. ①龚… III. ①书院—教育史—中国
IV. ①G649.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55104号

责任编辑 韩 猛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85毫米×260毫米

22.25印张 310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68.98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传统文化 / 国学 / 教育史

目 录

翰林书院记（代序）……1

儿童读经……3

《怎样读书》编辑报告……6

书目……11

常识……14

刘君祖《四书的第一堂课》序……17

国学……19

发展国学之道……22

“东亚崛起”与通识教育……24

“国学教育在台湾”吗？……28

台湾教改的历史与经验……54

在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与生产力发展中的教育……59

新时代旧思维……71

论坛……74

五四的典范……77

五四新学术的成果……79

全球视野……82

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85

我们错了吗……	89
关于论语征文比赛……	91
文化在民间……	94
民办教育的理想与忧愁……	96
取缔私塾有用么？……	98
文化复兴小气象……	100
在现代，儒家有什么用？……	102
为游魂觅肉身……	117
儒家的天人之道……	120
从慈孝工人到家族伦理……	123
儒教补说……	126
儒教再议……	129
生活儒学的面向：后牟宗三时代台港新儒家的新探索……	132
儒学复兴年代的隐忧……	162
大学……	168
又见书院……	171
中国书院传统……	174
清代书院与试帖诗……	185
书院精神……	217
你该知道的中国教育传统……	236
左庙右学，文事武备——谈当代书院……	248
重开复性书院……	261
天泰书院……	263
马一浮国学观及其特色……	265
马一浮馆及其他……	278
保护王阳明……	280
清华国学院传奇……	282
台湾的民间讲学……	285

民间讲学·····	287
讲学·····	288
国学讲习会·····	290
国学院·····	292
国学小院的活动·····	295
礼乐传习所·····	298
射御·····	300
孔庙新模式·····	302
礼乐重光·····	306
射礼·····	310
祭孔回响·····	312
春日祭孔·····	313
关于教师节·····	314
如何祭孔·····	317
拜师礼·····	323
国学院开学释奠·····	325
释奠说略·····	327
释奠释菜·····	330
附 日本近世以前的释奠礼 须藤敏夫·····	332
国学唱歌集序·····	335
孔庙·····	339
孔庙读碑记·····	342
学堂行旅·····	345

翰林书院记（代序）

星躔云汉，箕尾当紫垣之会；斗列文昌，鳌头有翰林之征。书院既成，儒素可风，爰申绪论，用彰厥美。

盖太乙燃藜，琅嬛萃缥緲之富；东堂折桂，集贤膺典籍之藏。议论虎阁，秉笔兰台，由汉迄唐，此一时也。书辑于帝宫，教本诸王化，以学士知制诰、推供奉、备艺能，白麻青钱，物望若仙！

宋则龙图天章，不啻弘文丽正。而侍读经筵、说书政殿，又不仅以藻绘见称。其观文资政、端明秘阁者，孰非宰辅哉？

馆阁之盛，乃更衍为书院，遍及墟里。源本集贤，以当国学。鸿儒倚为精舍，四民亲其讲席，若石鼓、鹅湖、嵩阳、岳麓者，盖比比也。惩流末，昭道统，顽廉懦立，辅国安仁，虽金元而未隳。

入明以来，传习愈甚，朝廷不恤四毁，贤者于焉三复，王学既遍江之左右，东林得与国之始终。忠声劲节，足征性理；书生意气，又可为季世之风标也。

自此文运不在阁馆而在山林，颇异前叶。翰林秩级，亦较唐宋为低，备位顾问，小示清选而已。然龙笙凤管，颇得阆苑之珍；屈纶折巾，辄陪清都之宴。侍读侍讲，文渊文华，殆有非其他阁僚所能及者。

清承明制，而规模益阔，行走上书房，课教宗人府，凡典簿、待诏、稽史、录书、考选、撰文，一皆委之，此又一时也。

良以科举势盛，而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故清贵之途，为世所慕。日本、朝鲜、安南，制度非一，然亦依昉此例，盖文章华国，翰墨流徽，士庶歆仰，正与吾国同之。

唯书院精神，似不尔尔。道义相勖，弗取辞华，自得斋心复礼之期，无待金马玉堂之诏。俯仰于山巅水涘，逍遥乎舜日尧天。宜其与翰林一朝一野、一文一质也。斯则源远而分，不碍其本从同；流别略定，可知其效弼辅。《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之美，形于义理，见于辞章，翰林与书院，遂两得之。

岁次癸巳，因国学旧舍，复建其翰林书院。新规兼于旧制，抱朴稍摄含英，欲以此总持风雅，起化人文也。故略谱前史，以贺新篇。喜其堂开数楹，能藏三坟五典之书；花发四壁，偕来二龙八公之妙。更祈敦彼伦彝，光兹禹甸；整齐风俗，化教幽蓟焉。

时届端阳，庐陵龚鹏程沐手记于燕京。

儿童读经

中国大陆的儿童读经运动，推展近二十年，成效显著、影响深远。目前已遍及各省区市，接受经典诵读教育的学生人数难以估算，是“国学热”中最基层的力量。

但发展迄今，成效固然明显，问题也渐浮现，已到了该反省改进的时候了。

最大的问题是体制。

儿童读经在许多小学热火朝天地推动着，但基本上是补充、救济型的，属于正式教材、课程之外的活动。所以，至今小学课本还是一仍旧贯，毫无相应之改变。小孩子可能在小学阶段老早就诵读过《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唐诗三百首》了，却还得继续读白话、浅陋、无深意、无文字美感的课本，徒然浪费时日。中学的文言文教学，也同样未吸收经典诵读教育之内涵与成果。这都是令人遗憾的事。

改善之道，应该参考台湾：由四年级开始便须融入传统文化教材，逐渐增加到高三占 65% 至 70%。另外加编《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把《四书》正式纳入中国人之文化教养内容。

其次是教师养成制度。

目前小学师资，一部分来自大学中文系，一部分是师专。偏远地区还没这么好的师资结构。可是即使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对传统文化之认知也甚有限，因为中文系基本上只有两块知识体系，一是语言文字，一是文学。因此在实施国学经典诵读时，大抵只能教给小朋友一点语文字词常识，或教一点诗词。儒学经典呢？自己也不懂，因为哲学义理，本非素习，故只能让小朋友背诵记忆了事。

各省区市虽然也常办教师培训，但针对教授国学经典该具备之基础知识，其实普遍不知如何加强。教师之知识结构未能改善，焉能胜任经典教育？

何况，大学不只知识结构应予调整，实际教学效果也很可疑。大学生在校，“由你玩四年”，出来后其实什么也不懂。近日各校都在招博硕士生，每逢友人谈及，都是摇头叹气。例如问戴震与章学诚，学生竟反问：“戴震是什么时代人？”问《明夷待访录》，学生竟答：“一本记载中国跟蛮夷交往的书。”如此程度，对学术史一窍不通，幸而只是去考研，自己出出糗便罢；若去教书，岂不误人子弟？

再则是教学方法。

目前儿童读经又称为经典诵读或中华文化诵读工程，其教法即如名称所示，几乎全部就只是诵念。教师的六字诀，曰：“小朋友，跟我念！”念熟之后，背起来，不求甚解。

这是教。教了以后，如何检验成果呢？举行竞赛！有班级间的竞赛、个人间的，也有学校间的。竞赛成绩若好，大家都喜滋滋地，把名次用红纸写在校门口，家长瞧着也高兴。

但这种记诵与考记的教育方法，乃是现代教育之特色，与经典内涵及精神南辕北辙，早该打破了。

为什么呢？先说诵念与背诵。

儿童记忆力好。在他们记性好时，记些经典，而勿将那乱七八糟的小学课本塞进脑子里，本来是对的。但学生除了记忆力之外，就没别的能力吗？不该同时被开发吗？只记诵，不准思考或不思考，既是可惜了，也是不自然的。因为小孩子自然就会有感受有思考。

例如读《孟子》，读到齐宣王见人牵牛过堂下，问起，说是要牵去宰杀，好用血来涂钟；齐宣王说：“放了吧，你看牛都在发抖了！”自然在脑海中就有一图像。念到齐人有一妻一妾，而每天去坟间讨人家祭墓的饭菜吃，脑海中自然就形成一故事情节。把这些可能发展成想法的念头都按下，光背诵记忆，能行吗？

再说，经典所提供的，除“闻见之知”之外，更多的是“德性之知”的问题。荀子劝学，云：学“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礼是要在行动上实践出来的，故读礼绝不只是背诵礼经的条文而已。荀子以始乎诵经、终于读礼来说明学的历程，讲的正是教人由诵经入手，而最终要体现实践于礼上。这种实践，正是德性之知，亦即康德所说，除纯粹理性之外的实践理性。我们在教育上亦须发展儿童的实践理性。而这种理性及知识，便不是诵诵即能奏功的。

考试或竞赛，局限性更明显。第一，考试竞赛都须设定单一标准，可是人文学有单一标准吗？圣人还有圣之清者、圣之任者的不同哩，孔门亦分四科。定一标准以辨贤

愚，看起来公平简单，其实悖理，用在经典阅读上更不合适。王阳明六岁还不会说话呢！能用记念背诵流利与否来定人的高低吗？

其次，闻见之知其实又大多根本不必背诵，学生只须要懂得查资料就行。把一些资料性的东西全背下来，就跟背字典一样，毫无必要。

再次，比赛与考试会养成学生的不健康人格，形成竞争心态。所谓好学生，只是胜过别人、压倒别人的人。中国古人并不主张如此，故曰“自胜者强，自知者明”，功夫皆放在自省自律上。

最后，考试会引导教学。而现在的考试，又不似古代科举考文章、考经义、考策论，都只是字词解释等死材料或琐碎的知识，以致考得好的学生往往无文采、无条理、无思考力，这能鼓励吗？

现在的悲哀，是跳出诵记与考试的结构后，许多教师就不懂得怎么教书了。其实经典教育或称经典诵读，诵之外，更须注重的正是那个“读”字。

始乎诵经，之后就要教小孩子怎么阅读，培养他阅读的兴趣与习惯。人若未读书，他的自我乃是空洞的，可称为空白主体。这个主体，需由他读过什么书来填充，才有内容，才能具体化，因此阅读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事。笛卡儿曾说：“我思故我在”，涵义略近于此。读了书，便有知识，继而又能思之，人生自然不罔不殆。经典诵读要让学生体会的，就是这一历程，因而必须鼓励他，教他看书。

一本书，依目前之教法，只是从头到尾硬背。可是，书若倒过来读会怎么样呢？《论语》开头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从修身讲起。结尾却是“尧曰篇”，讲尧如何交代舜“允执厥中”，做好帝王的治国平天下之道。故若倒过来看《论语》，就会发现儒学另一个重点。一本书，便应如此从前、后、左、右、上、下乃至旁推曲鬯，让学生去读的。古人说“读书百篇，其义自见”，并不是一百遍都用同一种读法。那是呆子，如苍蝇撞玻璃，撞同样地方上百次，能有啥用？故曰读书读书，贵在善于读之。举一反三，不难隅反。唯有小孩子会读书了，将来才能有出息，儿童时期那一段诵读经典的岁月才不至于浪费，否则诵记经典和虚耗生命于考卷教科书中有何两样？

《怎样读书》编辑报告

本书是由上海一心书店一九三六年版《怎样读书》、读书生活社一九三六年版《读书与写作》、生活书店一九三四年版《我与文学》、《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三号等几本书中的文章重新辑编而成的。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读书指南”、中篇“读书经验谈”、下篇“读书与文学创作”。辑编既成，略述全书大旨如下：

一、为何要学习读书？

依进化论说，人是猿猴变来的。可是猿猴至今并无太多进化，仍与当年差不多，人则有了许多不同，原因何在？孟子曰：“人与禽兽几希也”，关键就在这“几希”处。几希，白话文叫做些微、一点点。人跟禽兽的差别只有一点点儿，孟老夫子主要就仁心说，我们这里从另一方面说。

禽兽都能鸣能叫，但无人类这样丰富完备的语言系统，故历来研究人禽之辨，均以语言运用为人类之特征。但相较于语言，文字就更复杂更独特了。语言不过是把天然的鸣叫能力予以强化而已，文字却是一套本来没有的符号系统，或将语言的声音用符号来表示，或另构一符号体系。

莫说动物界没这东西，就是人类，绝大多数族群至今都没发展出来，可见它有多么特殊了。中国古代说仓颉造出文字后，“天雨粟，鬼夜哭”，形容得真好！

因为一旦人类拥有符号化的能力后，就能如构造文字符号般构造出另外一些符号体系。例如权力和金钱。权力是把人与人的关系符号化，插毛羽的、文身黥面的、主祭的、分肉的，都代表是有权力的人，权力之大小及关系各以物或仪式象征之。金钱是把

物与物的关系符号化，物与物价值之大小及关系，各以金钱之数象征之。金钱与权力本身是抽象的，其存在，只在那符号系统里。故一张纸可能代表百元千元甚或亿万，但币制一旦改变，就又可能成为一张废纸。

这样的符号系统，皆形成于文字系统建立之际，因此文字可说即为文明之源。凡造出文字的民族，都同时也建立了货币和王权体系。

人类的历史，虽可追溯到上古数十万年前，但具体说人类之人文创造，则一般都只从这时讲起，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讲史，基本上亦不论上古，只把有文字以后的情况称为史。史这个字，就是一只手拿着笔在书写的样子。

拿笔写下来的就成了书，书与史几乎是同义词。书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历程，人类所有的智慧与经验都荟萃其中，因此“读书”又几乎跟“受教育”成了同义词。

人自出生以后，既受教育则必读书，正如人要长大，无不须吃饭一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书也因此常被称为人的精神食粮。但读书跟吃饭毕竟不同。吃饭是人与禽兽同的部分，属自然的生理需求；读书和运用文字则是非自然的，是人与禽，乃至人与比较差的人所不同的部分，故需要学习。一方面仰赖父兄、师保、有读书经验之人之教导；一方面靠自己努力，才能把书读好、把文字运用好。

我们编这样一部书，就是针对人们读书之需，请有经验有成就的名家现身说法，使读者明白自己该如何像他们一般努力，又可从其经验中获得什么指导，渐成一善于读书的人。

二、他们教人怎样读书？

但这样的书并不只有工具性的作用。它论及的读书方法和不同的读书经验，本身便颇多可玩味之处。

例如林语堂《读书的艺术》，本是去上海光华大学演讲的讲辞。但劈头就说现今大学生读书根本走岔了路，大学注册部所要求学生读书之方法（如规定要修多少课、多少学分、每科给多少分数等）也都是错的。总之读书与入学，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大学生应即早觉悟才好。这不是上门骂人吗？但骂得痛快、真切，对惯受现代教育的学子来说，当有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之感。

章衣萍《我的读书经验》，也同样反对现代教育制度。认为学校乃是为呆笨人而设的，凡追求自由的人，均应自由地阅读。

朱光潜《谈读书》，对中学生说话，而所讲也都是：你们该多读课外书、读什么样

的课外书、如何读等等。

李公朴《求知识的三条路》则说去学校并不是真正的读书，仅是学习读书的一点工具和方法罢了。例如学语文、数学，乃是为了日后能读中英文书和数理著作做准备而已。

张素民《我的读书经验谈》又强调治学不可只读教科书，看一两部教科书后就该去读专门著作。

凡此，皆觉得上学、读教科书简直不叫作读书，而且可能还会妨碍人读书做学问。依他们看，读书最重要的是兴趣，而不是照着别人的规定，或以读书为谋仕、谋职、谋利之工具，现代学校教育体制恰好是硬式的规矩加上分数、出路等功利的考量，故颇受他们批评。

同时，他们也反对现代教育制度把读书当成了是学生的专业，似乎毕了业就不必读书，或学校以外的人也不必读书，其实：“人人终身为学生，西文 student 一字，并非是专指在校的学生，乃是指一切学的人或研究的人。所以我诚恳的希望全国同胞：人人以学生自居，人人努力读书！”（张素民，前揭文）

而读书之法，他们又颇主博通，不拘于学校教育里的科别。所以学文科的学生不可不有科学知识，不可不读些科学书籍（章衣萍《作文与读书》）；学自然科学的人，也必须读些哲学书（葛乔《学自然科学的人为什么要读哲学书》）。胡适强调专门学问之精以外，更要能博，大抵也是同样的意思。

诸君论学宗趣及门径都很不同，但上述对学校教育的批评，以及由之而来的对读书方法之体认，却是他们最相似的地方。

现代教育体制，是清光绪廿八年左右才引入中国的。废科举、立学堂，到他们写这些文章时，亦不过三十几年，但诸君对其弊端之认识，实在已极深切。现代教育，在美国曾经历过几次改革，就都与诸先生指出的这些弊端有关。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或讲通识博雅教育，以改善学人文的不知自然科学、学自然科学的则不晓人文精神之病；或讲“学习型社会”，主张社会上人人都应自主学习、终身学习者，渐成主流，而诸君皆早发其端。可见会读书的人见事之审、识理之明，确能示人南针。其议论，至今非唯未过时，且正时髦着呢！

三、为何这样教人读书？

诸先生的经历，十分特别，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除了“文革”以外，读书经验最特

别的一代。早年多是在父兄之教的老式教育体制中成长，后来成了新思潮新社会的推手（如蔡元培、胡适等），或受新风气新环境之启迪（如巴金、林庚、吴文祺等），生命有许多冲击，价值取向上也历经若干抉择。

俗话说：“阅读史即精神史！”他们的精神史，确实反映在他们阅读的状况中，中篇下篇所选的文章多有这种性质，像茅盾《我曾经穿过怎样的紧鞋子》、孙良工《我的转变》、聂绀弩《这算是我的忏悔录》、朱光潜《一个失败者的警告》、萧乾《我并非有意选择文学》等，都对自己和时代的关系多所着墨。其精神在书本之间冒险，人生观及志业取向随之转变，不但写来动人，更是研究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内涵的绝佳材料。

正因他们有那样特殊的时代位置，故而才能有那种对现代教育之批判以及读书方法观。

我国古代的教育，与古印度古希腊一样，均是贵族教育，政治权、祭祀权和知识权力都由贵族垄断。孔子有教无类，始开平民教育之风。这在印度和西欧，都是千年以后才有的事，无怪乎孔子被尊为圣人、万世师表。

无奈孔子虽开平民可受教育之风，后世政府却无平民教育制度，平民若非有钱有闲有机会，一般仍无受教之实。故理论上人皆可受教育，实际上百分之八十以上均是文盲。

中国社会乃因此而分为两层，一层是士，受过文化教育，能读能写，可创造文明；一层为无知之氓，靠自然的生物本能和社会生活度日，虽亦食衣住行、饮食男女，实与禽兽并无大异。中国之积弱，即缘于此。

清末的改革，废旧式书院私塾，改立学堂，其核心正是要推展国民教育，让受教育变成国民之基本义务，把国民皆改造为士。

想达成这个目的，教育便需使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教学用语由文言改为白话，虽说是“五四”运动的功绩之一，实为当时社会思想内在逻辑发展之结果。早在清末，教学语言之白话化就已在进行了。

又因读书是人人都需要的，所以这段期间教人如何读书的文章也特别多，或开书目，或具体讲读书法。有些讲原则，如胡适谈读书该心到眼到口到手到；有些讲读不同书的不同方法，如读小说、戏曲、文法书乃至报纸各需何种方法等。读报纸之所以也需要教，正因此乃庶民日常读物，不可忽视。前引张素民那篇文章说：“我们不要专门阶级的士，我们要士农、土工、士店”，指的就是这个目标。

但“文学革命”以后，问题并没有解决，一是：“这十年以来的新文学，大概都是些急就章，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很少”（章衣萍《作文与读书》），并不能提供学生阅读文

学之所需。因此如何使白话从教学语言提升为审美语言，仍是个有待完善之课题，本书下篇专论读书与文学创作的文章，大抵即环绕这个课题而发。

另一问题，亦是沿续五四运动的：人人都该读书，但古书该读吗？有些人是不主张读的，例如洞若《“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通吗？”通吗？》一文便认为，《周易》《毛诗》《尚书》等都只有历史价值，不可拿来模糊了活人的头脑。有些人则觉得古书未必即会模糊了活人的脑子。因为问题并不在书上，而在读的方法上，故主张应持怀疑之态度、有独立之精神。许多文章都强调这一点。这似乎也呼应着当时疑古求实的风气，并显示着知识分子追求人格独立的情怀。

再一个问题，则是上文提到的：国民教育新体制，本是为了使人人都成为士，可是实施以后大家才发现它颇与初衷矛盾。新体制只是大中小学学堂，然而学堂之外尚有许许多多国民，可是那些国民却仿佛并无读书之义务。入了学堂，毕业出来的学生，在学堂里亦只读教科书、只会考试、只想拿高分、只想得学位以便于将来谋职，故不仅未学得读书之本领，毕业后也不再读书了。诸先生对此现象，大生忧惕，故尔大声疾呼。

这些问题，都是在历史发展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他们的呼吁，点出了问题，可是问题迄未解决。到现在，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面对的。因此编辑这样的一本书出来，提供各界参考，或不为无益。

书 目

辛亥革命顷已百年。对这百年的历史，除了用革命史来概括之外，应该还有许多别的线索可用来帮助人们认识这个奇特的历史阶段。

例如，近百余年，或许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鼓励大家读书的时刻；替老百姓开列的各种书目，不胜枚举。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甚至勒为专著。而胡适、梁启超所开列的国学必读书目，虽只是一篇文章，也不乏出版社将之扩为大书，供读者取鉴。其余林林总总，若有人能收罗爬梳，辑而考之，便不难由之窥见近百年中国人之心灵史及文化期待视野。

一九二三年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书一百九十种；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收书一六〇种；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也登了许寿裳等人所开列的青年必读书，鲁迅虽函覆该刊云应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但私下却曾为许寿裳的儿子开列了包括《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庞大书目；随后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事实上也即是一部书目及读书法。不过这些书都属于“国学”领域，可视为近代开列书目史的第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代表作品是张之洞《书目答问》。那时张之洞等士林大老还没想到清朝即将覆灭、传统文化马上就要遭到质疑乃至摧毁。故其书目总括四部、统摄九流，显示的是一个传统文化视野中读书人该有的修养。

胡梁以降，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化背景中出现之新事况。此刻士子对传统文化已疏离、陌生了，因此开那些国学书目乃是补课的性质，希望以此找回属于中国人的中国性。梁启超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即是这个意思。